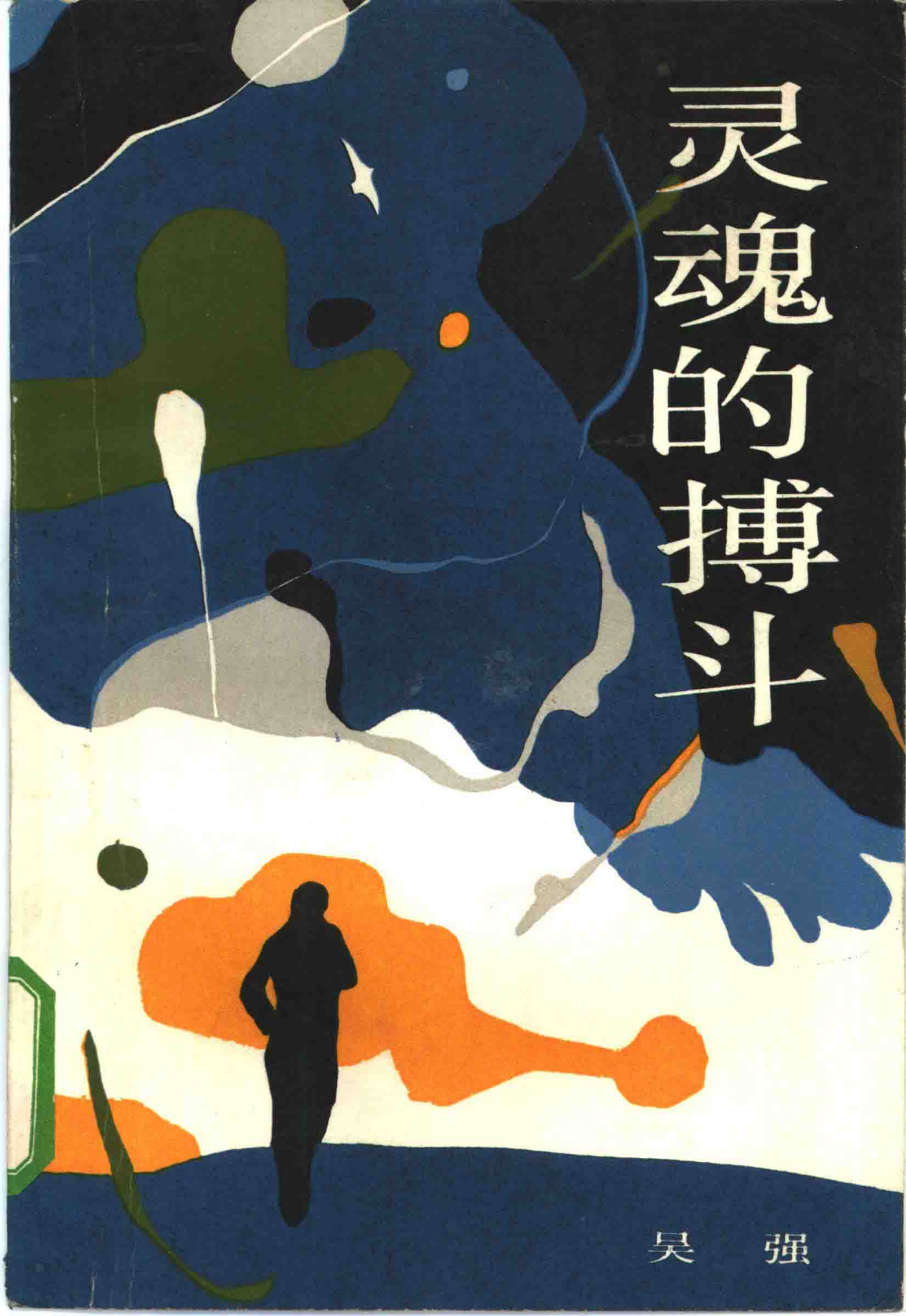


灵魂的搏斗

吴 强



灵魂的搏斗

灵魂的搏斗

吴 强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8.25印张 2插页 198千字

1986年1月第1版

1986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 — 3,280

书号: 10368·37 定价: 1.50元

目 录

电报杆·····	(1)
苦 脸·····	(6)
杨大娘一家·····	(16)
伏 击·····	(20)
激流下·····	(27)
一只鸭子·····	(37)
海 边·····	(42)
首 战·····	(59)
灵魂的搏斗·····	(80)
古古和丁丁·····	(101)
刘小英·····	(115)
灵 前·····	(119)
葬 画·····	(170)
陆队长放包袱·····	(185)
夜深了·····	(200)
清风拂拂·····	(226)
张团长轶事·····	(252)
后 记·····	(261)

电 报 杆

一 电报杆并不是坏人

居住着六百来户人家的东平镇的南街，有一片米行，主人叫余九怀，号思远，横名电报杆。

右眼圆而又大，左边的，却小得很，一年到头地眯夹着，而且一见风就淌眼泪，许多人又常喊他“独眼龙。”

他有和常人不同的脾气，肚子里藏不住半句话，有话就要马上说出去。逢张告诉张，逢李告诉李，有些不可告人的秘密事情，他也明白不应该乱说，可是老觉得鼓胀得难受，而终于套住人家的耳根，偷偷地说出去。不过他却叮嘱那个听话的人：

“这是我告诉你的，不要再告诉别的人啦！”

那个人倒真的不曾告诉给别的人，但别的人却早就从他的嘴巴边听到了，并且同样地接受了他的叮嘱：

“这是我告诉你的，不要再告诉别的人啦！”

当他套住别人耳根说话的时候，要是有人看见的话，准定得说一句：

“时局紧张，电报杆在打密码电报了！”

住在南街，不仅熟习南街的事情，北街，东街，西街，以至于区公所，县城里和国家大事，他知道的都很多。没什么事的时

候，便这家溜到那家，有人在谈什么了，他就插进嘴去和着谈。有新的材料，消息，就记在心里，换到另外的地方，这些新的材料，消息，就被他当做根据广播到一般人的耳朵里。一件事情，往往用不着一点钟的工夫，会人人都知道。张和李遇见面，互相问询着：

“你这消息从哪里听来的？”

那回答也都一样：

“电报杆那里呀！”

要有个人问问余九怀住在什么地方，也许有人回答不出。假如要问电报杆住在什么地方，从老太婆到小孩子，都可以回答：

“南街永丰米行，门牌四十四号。”

王家小姑娘十四岁就偷人，赵家大嫂和谁夹姘头，哪天哪夜，什么时候打后门进去，天要亮跳墙头出来的，他都知道。区公所里开什么会议，决哪些案子样样清楚。他大哥就说：

“要是哪个机关里找九怀当宣传员倒不差！”

如果街上有件新闻，他不知道，心里就觉得难过，好象一种莫大的耻辱，知道了不马上去告诉人，又好象一种应尽的义务没有尽到似地那么急躁不安。

他原是个有口无心的人，只晓得要说，不晓得说出的话，有什么轻重和利害，给听话的怎样的影响，他完全不顾。他对人处事，抱的也是猫猫虎虎的态度，毫不计量高下；人家不喊他余九怀而喊他电报杆时，他只是夹着左眼睁着右眼笑笑。所以人们对于他，虽然存着一些轻视嬉笑的神气，但总说余九怀并不是坏人。

二 电报杆做了官

米行的生意很好，只是买空卖空地做个中间经手人，白拿几

个干净钱一点资本也不要。二三年里，手头便蓄积了百多块大洋，看着人家腰里都插根手枪，很有威风。听说世道乱土匪多，常有风声，说了兆槐、张志高这些大撇子光蛋，要来打东平镇，心里就起了小小的恐慌，跑去和他大哥商量，大哥在西街小学堂当教员，有见地，对他说：

“有钱买支手枪也好，乱时防防身，平正时，再卖掉，还可以变钱。买就买一支吧！”

他信了话，化二十八块钱买一支“菊花口”十八道线的小手枪，扣上一条红练子，挂在腰眼里。自己看看，蛮有趣味，忽然又感觉到和昨天的他，截然是两种人。

每天夜晚，大家小户都要到圩门上去“打更”守夜，说是土匪真的要来。电报杆握住那支手枪神气充足，雄壮壮地东圩门钻到西圩门，说他热心防匪倒未必对，实际上他是想混在大伙里热闹热闹，找点话儿谈谈。

镇长看见他腿儿跑得很勤，守夜的人们往往迟延不到，想到必须有个人能负责去催催，一时找不着适当的人，便委派电报杆干这件事情。

他接受了镇长的委派之后，心里非常快活，工作也非常勤勉，很象个办事的人，尽忠尽职。因为他自己以为现在是个小小的官了，做官要有派头，衣、帽、鞋、袜也穿着得和从前两样，遇见人也把右手搭在帽边上点点头。

快要到年关的那几天，做生意的人都忙得要命，谁还不在于忙着买卖？可是他却把米行的事抛在脑后，坐在镇公所的炭炉边，从前不吸烟卷，现在嘴里也含一支仙女牌，在那里指手划脚地谈说着新任张区长怎样怕老婆。

他的女人这时候怒冲冲地跑进来：

“还不回去做生意？高谈阔论的！”

跟着女人走回家，刚进了门，就打了女人两个耳光，女人莫名其妙地翻着红眼皮望着他。他骂道：

“在镇公所多少人的面前，丢我的面子！你看！你那种死象！棉裤里的棉花都绽出来，跑进镇公所，给人家笑话！”

“我说有么事丢你的面子！”女人吞声着。

“你知道我是办事员吗？在镇公所里有职务的！”

三 电报杆变了性子了

自从他做了官，有些人便笑话他了，说他不过是个镇长的小走狗，却大模大样地当着官做，自己认不得自己。

不论那家有着吵仗，搬口舌的，他一听说，就跑去调解，做“和事老”，镇上要有人到城里去告状打官司，镇长总派他追到半路把告状的人留回来，对于这些事他很干得来。由此，镇长很看重他，他也觉得光荣，认为自己的身价比从前高了几倍。对那些平常和他一样的人们，无形中显出二分骄傲。

一天的下午，太阳斜站在西南角上，他刚出了门，对面来了一个人招呼他：

“电报杆！有什么新闻没有？”

他忽然脸红下来，当着这是个绝顶的侮辱。回过话去：

“什么电报杆不电报杆的？你配喊我叫电报杆？下次再喊，对不住！请你吃手枪！”

那家伙突然一惊，咕哝着：

“怎么余九怀变了性子？前几天喊他电报杆，还笑嘻嘻的，今天何以就生起气来！”

好几个人还是依着习惯，喊他电报杆，都碰了他这样的钉子。他不喜欢人家喊他电报杆，喊他余九怀还可以，喊思远，那

他最高兴了。因为那是他的尊号哩！

他电报不常打了，那些要忌讳的话也不轻易说出口，他只知道办公事的人应该文雅，少说话。镇长向他说过：

“做人是得一步一步爬上去的，必得排排场场的象个人。”

镇上好象寂寞了许多，少了这么一个口快心直的电报杆。

一九三五、七、八于上海

苦 脸

张四爹的雅号叫张达斋。

他家里本来有点儿祖宗遗产：六十来亩稻田，城里大街上市房一座，约莫三十间，前后两道天井；手头也有些余积。虽不怎么富足，一家生活，还过得去。

可是，近两三年来，却叫张四爹叹气。不错，稻子有八九分收成，两石却跟不上往年一凉卖钱。除去自己住在后宅，前面的门面市房，租给人家开一爿杂货店，不知怎么的，这爿杂货店，在正月里，溜溜地关了门。召租的红纸条，贴出去两个多月，也没有谁来打听一声价钱。加上接连地娶上两房媳妇，媳妇又都生了少爷、小姐。吃起饭来，连大人加小孩，就多上半桌；还有穿衣、杂用呢？生活的担子越来越重；五十多岁的张四爹，那个瘦削的肩膀，着实吃不消这千斤重担。就这样慢慢地挨下去也好呀！骨子里，还有四百块钱的按月打利息的债，钉在屁股上，五分利，一个月就得二十块大洋。这才真够他张四爹叹气的了！

一个人，生在世间，从五十朝六十数的年纪，不独不能享一丝儿孙清福，反要天天盘弄心思，蹙着眉头，皱着脑瓜皮，做儿孙的牛马奴隶，晚景凄凉到这种地步，也难怪他张四爹要悲观啊！

四月里，风和日暖的春夏之交的天气，街口的无线电，猖狂地喊叫着《四郎探母》，张四爹靠在窗口坐着。稀疏的胡须掩盖

着的两片薄薄的嘴唇中间，横着一根红金龙香烟，他吸一口，喷一口，叹一口气。

隔了半晌，忽然一股愁思，跟着香烟屁股落在痰盂里，“嗤！”地一声之后，张四爹也就“嗤！”地一声笑起来。他心里有数目：儿子飞快就大学毕业。毕了业，有资格做县长；做了县长，是一县的父母官，还愁那四百块钱的鬼债？够不上做县长，弄个每月百把块钱薪金的事情，也不难吧？

他想到这个境地，不觉从心底泛起了春潮般的畅快。他在地板上踱着四方步，徘徊着，嘴里自言自语道：“不信我的命运会这么一天天衰落下去，没有抬头的日子。”

下午两点钟的样子，太阳光斜斜地射进窗子，把张四爹的老脸，照出了二分春色。吱呀一响，邮差推门进来，在信袋里抽出封挂号信来，递给他。他在信封上掠了一眼，就点点头，在回单上盖了章。

用眼睛把邮差送出了门。用手指甲在信封口上划一下，拆开来，从头到尾，一个字也不肯放松地看着。这封信，不到两百个字。前面几句说，暑假快到，正在赶做毕业论文，题目是：“日本之大陆政策与我国政治前途。”说到最后，要恳请大人，即速设法，筹寄大洋五十元，以济急需。”突然，他脸上的春光吓跑了。他沉默地低下脑袋想着：五十块钱，不大不小的数目！到哪里去想办法？陈债没有还，新债又逼上来！唉！不想办法也不行呀！好在只有这一次了！

他为难，为难了半天，终于决定到王老伯那儿，去有当无地碰碰看。碰不着，再寻别的门路。洋钱已经花了几千，能为这最后的五十块钱，耽误了儿子的大学毕业？

他刚刚预备到王老伯那儿去，还没有提起脚步，一个三十来岁的高高的汉子走到身边，慢慢地说，

“四爹在家？”他微微地笑着，“你老想到哪儿去呀？”

“啊！徐大爷！”张四爹顿时沉淀着一团不快之感，愁色又挂在脸上，回答来客说，“请坐！请坐！我正想出去弄这个月的利息给你。”

“太好了！”徐大爷说。

“可是明儿到期？”他微笑着问道。

“是的。”徐大爷也笑了笑，“大奶奶说，要请张四爹无论如何这个月不要脱期。家里一块钱存款也没有。想拿借用的户头很多，要急于筹一宗款项哩。”

“我晓得！我晓得！”他只好这么说了，“我正预备想法子去。大概这个月不至于象上个月，过了五六天期。请你徐大爷告诉大奶奶放心。我筹好了，就送过去。”

专替李大奶奶催债的徐大爷走了，张四爹在他的背后狠盯一眼，好象说：“我的儿子在大学毕了业，做了官，再看看我张四爹的颜色吧！你们这些钱蛆钱棍子！”

王老伯，据一般人估计，他总有两万块钱的积蓄，所以又通称叫王二万。向他拿利债钱，得亲笔当面立个条据，利息，人家五分，他是六分。他有他的理由：“用不用由你，放不放由我，嫌利钱高，就不必向我说话，我并没有逼你来。喊明的话，六分利，没价还。”

用他的利债，也有好处，不须每月零碎打小利，只要连本夹利字一张总数的“满天飞”期条就得了。比如用他的利债一百元，五个月期限，六分息算账，该利息三十元，条据就得写着：

“凭条于某年、某月、某日向某某名下取付大洋壹百三十元正。”到期凭条据要你付款。

王老伯这个方法来得妙，一丝高利贷盘剥的痕迹找不着，到

法庭上，也理直气壮。

他这种高利债，张四爹明明白白。但是，房子召租没主顾，田地要卖没人买。为着儿子的大学毕业，不，根本还是为着将来好卸下这身重债，只好眼看刀山也得爬，眼看王老伯手里拿着锋利无情的钢刀，也得伸长颈项任他宰割，有什么话好说。

到了王老伯家里，先是笑嘻嘻地说一套距离原来目的很远的漠不相关的话；有求于人，自然要客气一番，请过王老伯的晚安，祝过王老伯的财福以后，才半吞半吐地说：

“老伯！我有桩事，想同你商量商量。”

王老伯心里晓得：到我的门上来，无非是想用利债的。他边用小手指头挖着耳虱边说道：

“什么事情？”伸手递颗烟给张四爹，嘴里接着说，“只要我能办得到的，张四爹，我没有不帮忙的。”

“老伯！你听我说。”他接过烟来，点着了火，吸了一口，又喷出去，用中指头把烟灰弹一弹说：

“四五年来，我足足花有四千块钱，总算要有出头的时候了。我家鸿文在大学堂里，夏天就毕业。唉！不知要浪费多少钱！今天，又来信要一百块。老伯！正当着春凶，青黄不接，市面上也没有生意。我想请老伯想想法子，利息高就高一点，翻掉不过这一次了。鸿文毕了业，做到好差事，要叫他报效你老，跟你老叩头。”

他在向王老伯开口以前就打算好，鸿文要五十，李大奶奶到期的利息二十，家里米也要光了，炭也要清了，也很要几块钱用，能有一百元，就可支持一节了。所以，他向王老伯说，儿子鸿文来信要一百块钱。

“张四爹！”王老伯喝一口浓茶说：“鸿文毕了业，你也该享享福了。”

“享福，也未必享到什么福，但求日月能过得舒舒服服，就行了！”

“日月怕总是不难的，他们在大机关里干事情，一个月，动不动要拿到一二百块钱哩。”

“那就托老伯的福了！”

两张胡子嘴一齐笑开来。

王老伯虽然说了大篇喜话，却都总是不着边际的题外之言。张四爹心里不免有点儿悬乎乎的，于是，又不嫌罗嗦地问一句：

“老伯可能帮帮忙，想想法子？”

“张四爹，有事，请先回去！”王老伯早已胸有成竹，他觉得要考虑考虑。有些话，当面不大好说，便这么说句活头话，“我想想看，有没有，明天叫人回复你。”

“好的！”他说，“请老伯帮忙！请老伯帮忙！”

出了王家的门，街上的灯花开了。晚春的风，在闹俏皮劲，荡漾着灯光，摆动着人影，吹得张四爹的衣角，飘扬飘扬的，象半空里挂着的大减价布招子似的飘扬着。

走在路上，他想：收利钱的人家拿债，要恭而敬之地说多少好话，喷了多少唾沫星子，到底为什么！然而，总之，钱是好东西，没有钱，就挺不起劲来；有钱，放个屁，也是香的。他心中默默地说：“鸿文！你大学毕业了业，可不能再叫爸爸这么辛苦了！”

第二天，王老伯派人来说：

“钱，筹好了，可是只有八十元，要请张四爹把条据写好。也还是六分利，不是外人，五个，六个月，随张四爹的意。可是，王老伯说，要张四爹请个‘媒死人’，盖个名章，不然，有房契、田契做押头也行。”

张四爹听了，踌躇了一会儿。他觉得凡事最好不求人，求人

总是难如自己的意。便决定不去找证人，免得再麻烦。就把房契做押头算了，以五个月为期，写好了一张“满天飞”：

凭条于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九月二十日向张达斋名下，取付大洋壹佰零肆元整，此据。

外附民国二十年新税房契一纸，到期钱契两不误。

张达斋具 四月二十日

一百零四块钱的条据，一张房契，抵换了八十块钱，寄给儿子五十块，还李奶奶月息二十块，余下的，除了汇费、信资、买点米，买点炭，买点油、盐、酱、醋、等等，完了。

关口总算渡过了。惟一的希望，生命线的维系者，是儿子的大学毕业。

躺在床上，眯缝着眼的张四爹，不比昨天了。昨天的张四爹愁眉不展，满腹心思，今天的张四爹却悠然自乐，朝着墙壁上灰旧了的字画发笑。画是墨笔山水，十分古雅，对联却是两句苦恼的诗：

世事茫茫难自料

春愁黯黯独成眠

隔两天，换掉它！灰涂涂的。来两副新的，转转运气！看这副对联，就主我倒霉，就主我没得好日子过！马上把它摘下来！心里想着，身子也就打床上骨碌地跳下来，伸手便把那副对联扯下，气狠狠地朝窗台上一掼。

日子过得很快，正是酷热的暑天。小客堂里，一阵风打进来，一团热人似地，一点也不凉爽，刚吃过饭的桌子上，钉满了的苍蝇，在猎取着残余的酒糟。张四爹赤露着双臂，拿着马尾帚驱赶着它们。额角上、胸膛上聚着黄豆粒大的汗珠儿。他虽然不住地挥着芭蕉扇子，还是热得气喘吁吁的。

邮差又送信来了。

这可真是喜讯哩。信上说功课已经结束，论文已经教育部评阅及格，准予毕业，证书已送教育部验印，不久，即可颁发下来。现在，已经向各方面打点相当的职务，预料前途，不至绝无办法。……

笑态浮上老脸了。擦着了火，用力吸了两口烟，把手巾在身上脸上胡乱地擦一气。张四爹轻易不提笔，今天高兴了，便随手写了一封信给儿子：

“鸿文儿见字：来禀收到，甚慰！家中一切尚好，人口平安，免为挂念。汝求学在外，耗费金钱，数年来，共四千余元，以致债台高筑，家庭经济艰窘，日甚一日！盼汝即速设法谋事。最好能投身政界，因正薪既能优裕，复可另有其他收入也。父已年过半百，筋疲力竭，汝在繁华之上海，各事均须谨慎！如事有眉目，可早日回家……父谕。”

张四爹这几天很开心，闲暇时，就到街头走走，串串门子。偶尔，在身边摸出几个铜板，到报摊上买一份上海报纸。这并不是他张四爹想看什么新闻才买的，而不过是作为他无聊的消遣品罢了。

把身子斜躺在破藤椅上，看着报，由国家大事看起，没什么兴趣，只是望一望大标题而已。副刊上的文字，他张四爹也看不入眼，最后，倒在教育新闻栏凝着神，注视着一段消息：

标题是“大学毕业生失业恐慌”，~~看下去——~~

“北平电：本届各大学毕业生，~~数逾千人~~，能有机会就当职业者极少。多数人均感失业恐慌，~~现正~~联合开会，讨论出路问题，并发表宣言，请求全国学~~界~~予以援助，且拟准备组织请愿团赴京请愿。”

啊！大学生失业恐慌！张四爹~~摇一摇头~~，好象头陡然重了几

磅。“啊！大学生失业恐慌！”他接二连三地叹息着。凉气打肚子底下向头顶上直冒，毛孔里，不禁钻出一阵冷汗来。这怎么好！几千块钱的老本花下去了，难道一文利钱不生，连老本也拔不回来？大学毕业生真的会人人失业？那样，国家又何苦办上许多大学呢？办了大学，又何以叫成千成万的毕业生找不到职业？真是那样，不是不如买彩票吗？买彩票也还有二分碰头呀！我不相信！我不相信！他心里说。啊！对了，这是北平的事！不关！不关！鸿文在上海的大学，轰轰烈烈的繁华的上海，哪比那个冷冷落落的北平呢？他自解自叹的结果，还是“我不相信！”

有时候，他还到街头去闲散闲散，但他不买报纸了。报纸上会告诉他一些不正确和引起他不愉快的消息。那都是鬼话，他以为。也幸而好几天没看报，要是看报，怕不相信也得相信了。从社论到报屁股，哪一天不在谈大学毕业生的失业问题？他张四爹天天看到那些报道，不是早就头昏眼黑，垂头丧气了吗？

一天早晨，张四爹正在梦乡里兜着圈子，朦胧之中，听到象是皮鞋踏着地面的声音，越来越近。梦碎了，揉开惺忪的眼，哼！鸿文站在床前，精神爽爽的。他身穿一套洋服，花领带象一条孔雀尾巴，拖在脖子里，啊！政治学士！

“跟夜车回来的呀？”张四爹坐在床沿上问道。

“是的！”儿子回答。

“吃过饭吗？不饿吗？”爸爸亲切地。

“不饿！”儿子摇摇头，油晶晶的头发颤动了一下。“在火车上吃了一碗蛋炒饭。”

“睡睡！歇歇歇去！”张四爹望着儿子有点儿疲惫的神态，“眼睛熬得通红，看来，在车上没有睡觉。”

儿子拖着皮鞋的声音，歇息去了。